

老界壁儿

叶雪松

东北人管邻居叫界壁儿,听起来真让人感到亲切。

回想起我们老家的界壁儿,有些往事至今历历在目,就像发生在昨天一样。在这里,我就讲一讲我们家和界壁儿四大爷之间的事儿。

海城大地震那一年,我五岁。别看我年龄不大,可我已经懂事了。看着天边闪烁着蓝色的地光,别的孩子吓得躲在妈妈的怀里大气都不敢出,我却悠闲自得地站在星空下浮想联翩。

那时候,差不多家家都盖起了简易的地震房。我们家也不例外,就请二姑父来帮忙。二姑父有文化,手又巧,在生产队里开着一辆手扶拖拉机。也不知二姑父使用的是什么魔法,总之,有天早上我起来的时候,一座用秸秆为墙,外体没泥巴,里边有火炕的地震房建好了。

我高兴得跳了起来,因为我们终于和界壁儿四大爷家一样,有了一个地震房了。四大爷家有两个男孩儿,哥哥叫换锁,弟弟叫老二。换锁哥长得敦实,老二哥长得眉清目秀。换锁哥心灵手巧,他自己做了一个鸟笼子,将一只红金钟放在里边,再放上装有谷子或苏子的食罐和水罐,把它挂在园子里那棵臭椿树上扣别的金钟。四大爷看见后,就让他把这些鸟都放了。四大爷说,鸟是人类的好朋友,吃害虫,怎么能伤害它们呢?

我们两家的地震房挨着,中间只隔了一道高粱秆障子,大人们将连接处的秸秆用指甲子掐成了一扇窗户。大人们没事的时候通过这扇高粱秆窗户聊着闲嗑儿,孩子们则像猫一样从这扇窗户爬来爬去的。每到晚上,地震房里就成了孩子们的乐园。

这样一来,两家就成了一家人了。我们两家的关系非常好,缺油少面,总是互相帮助,从不计较。

地震那年夏天,我们家院子里的桃树结了满满一树桃子。爷爷奶奶挑着保险灯指挥着爸爸妈妈摘桃子。桃子摘了满满一篮子,奶奶挑大个儿的给四大爷家送过去。那天晚上,我们两家大人孩子的嘴里溢满了甜蜜的桃汁儿。

打枣、摘桃子、捡杏子,比过年还热闹。

特别是那个非同寻常的灾年,这种乐趣要多珍贵就多珍贵。换锁哥、老二哥和我,脸上都荡漾着天真无邪的笑容。我清楚地记得,因为一个桃子,换锁哥和老二哥半夜里闹红了脸,换锁哥把属于老二哥的一个桃子给吃了,老二哥气得在地上打着滚,奶奶赶忙又摘了好几个大的送过去,老二哥这才停止抽泣。

四大爷是水利局的工人,一年四季不在家,家里家外的事儿全由四大妈一个人操持。不过,四大爷一回来,这个家立刻充满了欢声笑语。地震那一年,四大爷的单位放假,四大爷回家来“抗震”。地震不久,四大爷就把家里的一头百十多斤重的小花猪杀了。那天,四大爷把我们一家子叫到了他们家的地震房里“喝猪血”。猪也杀了,白面也吃了,大地也平平安安了,一直到现在,再也没地震过。

四大爷和四大妈都稀罕我,刚会走路就冒话,四大爷就逗我:“换玉啊,过年了,你们家的肉放在哪儿了?”四大爷这么一问,我就会仰起小脸儿说:“让我妈搁酱缸里了。”四大爷就哈哈大笑起来。

夏天,黄瓜架上开了花,四大妈就会问:“换玉啊,你们家的园子里黄瓜长大了吗?”我就说:“没长长呢,就是小黄瓜刺儿。”四大爷说:“那就把你们家的小黄瓜刺儿给我摘点儿来。”于是,我就悄悄趁爷爷奶奶不注意,将手指长的小黄瓜摘下来揣在口袋里送给四大爷。四大爷和四大妈一看,被逗得哈哈大笑起来。四大爷不在家,四大妈就做“萝卜夹”蘸着大酱给我们吃。

秋天,四大爷家屋后的指甲花开得可多了,它们不但开着粉红色的花,还结了很多毛茸茸的荚儿,我用手轻轻一掐,籽荚“啪”的一声就炸开了,弹射出很多籽儿来,可有意思了。怪不得四大妈管这些花叫

“别碰我”。四大妈喜欢这些花,就在后屋的屋檐下种了好多。指甲花的荚儿被我掐裂了好多,四大妈却从不说我。

妈妈说,指甲花还能染指甲呢,将它们的花瓣或者叶子捣碎,用树叶包在指甲上,能染上鲜艳的红色,非常漂亮。

我没看过妈妈和四大妈用它染过指甲,我却用它治过蛇伤。夏日里的一天,我和几个小伙伴去后面的河沟去捉“马蛇子”。我们管蛇叫“长虫”,管蜥蜴叫“马蛇子”。一块玩的小伟说,“马蛇子”是“长虫”的小舅子。我没捉到“长虫”的小舅子,却让“长虫”咬了一口。我们正在草丛里寻找“马蛇子”,突然,一条土色的“长虫”蹿出来,在我的脚背上咬了一口。

我吓得“哇”的一声哭了,一瘸一拐跑回家。四大妈坐在门外穿草珠子门帘,看了看我脚上的伤,说:“没事,这长虫没毒。不过,还是防着点儿好。”四大妈说着,去屋后摘了些指甲花的花瓣来,将它们放在捣蒜用的石臼里,又倒了一点白酒一起捣碎,将花瓣泥敷在我的脚背上用布包扎好。

说来神奇,到了晚上,我脚背上的肿就消了下去,伤口也不痛了。第二天,就高高

高兴兴和小伙伴儿蹦蹦跳跳玩去了。

四大妈渍酸菜,在“码缸”的时候,总会叫我来“踩缸”;她把我抱到铺在白菜上面的麻袋上,让我光着脚丫儿撒着欢儿在上面又蹦又跳,折腾一气。她不但嫌我脏,还说小小子踩出来的酸菜好吃。

后来,我离开了老家,想想发生的这些和四大爷、四大妈有关的趣事,我的心底就像大热的天喝了稻田地的电井里喷出的清凉的水一样甜滋滋的。

转眼,我也到了四大爷当年的年纪了。那一年,我搬到了沟帮子,早就退休在沟帮子安度晚年的四大爷不知从哪儿听说我也回乡了,当时就把电话打到了我的家中。年近八旬的四大爷和四大妈见到了我,仍然像小时候那样张开双臂将我拥抱,仍然像小时候那样亲切地呼唤我的乳名:“换玉!”回忆起我小时候的“嘎样儿”,两位老人拍着我的肩膀开怀大笑起来。

天命之年的我经常梦见老家的院子,经常会回想起小时候老家的界壁儿,想起四大爷和四大妈来。尽管他们早就不在了,回想起他们的音容笑貌,仍然让我感到幸福和温暖。

素心养玉

胡竹峰

人近中年,突然多了怀古幽情,在先秦与明清之间徘徊。因缘际会几幅古画数本旧书,近年更迷恋老玉,有幸遇见环、玦、璧、司南、勒子、佩。藏玉人怀,有人气养护,玉很快脱胎换骨,温润得出奇。玉也养人,养护肉身玉性,也养君子如玉的一颗素心。老玉之美,无关沁色变化,往昔气息足以令人拜倒,其中有往事有精神。

古人常说玩物丧志。物是物,志是志,有志不在年高,有志更不在玩物。有志的人,物养其志。有志者自有志,物是无辜的。生而为人,各有其志,各安其心:志在逸气,志在豪情,志在家室,志在天下,志在著书,志在劳作,志在忙碌,志在养身,志在由心……各得自在就好。

日常有暇,吃茶宴饮,赏读字画闲书,赏玩金石古玉,玩物怡情,如清风明月最可抚慰人心。

荀子说过,一座山如果藏有美玉,花草树木也会多了滋润多了光泽。所谓“玉在山而草木润,渊生珠而崖不枯”。世上的金银铜铁木石或者泥土,皆有各自本性,一旦成器,都有不同的品相,或为高人相、布衣相、草莽相、英雄相、富贵相乃至龙虎相、雀鸟相、虫豸相……美玉更是如此。玉不琢不成器,待成器后,从此也就脱略了过去的形质。

都说人养玉,实在玉无须养也是玉,要养也是我们芸芸众生。以光养,以气养,以食养,以闲养,以禄养……中年身如槁木,常常亲近玉,能多些玉身玉心玉魂。人养玉,玉养人,养得玉包浆光亮,养得肉身安祥健旺。

养玉,养的是我的身心,不能淹没在世俗中不可自拔。我虽脱离了耕种,文章日常,要承受太多的泼烦,甚至偶尔生出虚无感,格外需要养护心性啊。

世间原本并无文章,所以文章也要养。养文章,养的是俗世心性,养的是文心,养得出包浆是造化。这些年,我慢慢领悟出,做文章不如养文章。

文章是要养的。心息顾不上逐字逐句推敲,住往下笔疏漏毛糙,平心静气凝神,文章才会精进。胸襟里灌输养分,笔墨里才会多一些书香多几缕雅意。文章是遣词造句,起承转合,又不全然如此,迷人处从来是心性、胸襟、境界、格调……养得人精神温润,文章才会温润。

把文章养进经史子集里,养于山川草木间,养在碑帖丹青中,云水之上,文思荡漾,最后才腾挪流过纸笔笔尖。做不到字字珠玑,也要不舍昼夜雕之琢之磨之。养文章,文章养,养好了文章,老了好个盼头,指望文章养我。

养,育也,畜也,长也,从食,类似“羊”字发声。羊总是慢声细步,从容不迫,低头款款进食。原来养的是慢,光阴似箭,人生真要养得慢一些。韩非子有高论“养不亏”,得天之五德养精神,地之五谷养命形,则不易亏缺和损伤。智者也常常韬光养晦。《周礼·天官·疾医》中说,以五味五谷五药养其病。先贤敦厚,早就知道病要养,不能一味急火猛药。人过了中年,身体多多少少总有些毛病了,谁不是病人呢?谁不需要养呢?人是一天一天老去,先是白发,再是皱纹,然后一步步老去。

美玉入眼,暂离了家长里短,也知道人生黄粱。毕竟世间有千年的美玉,却没有千年的美人。在新疆巴州梨城见过楼兰美人,黄绿色头发,一尺有余,卷压在尖顶毡帽内,肤色红褐,眼大窝深,鼻高而窄,下巴尖翘,身着粗质毛织物和羊皮,足蹬毛皮鞋。出土时她仰卧在风沙台中,墓穴覆盖树枝、芦苇、侧置羊角、草篓。虽然说那美人已经三千多年,但无人愿意亲近,无人可以亲近了。人物不像美玉,一百年、一千年、一万年过去,依旧可以亲之近之。

逝去的光阴偶尔也能留下绝代风华,到底,无始无终无尽的时间更像风,吹散世间一切,胜利或者失败,鲜花或者枯叶,吹得一叶不存。好在还有零星旧物残存的痕迹,愈来愈淡的追忆于是有了引子。时间带走了人世多少容颜,却给了美玉岁月凝结之美。茫茫寰宇,黑暗永恒,光照永恒,草芥渺小,尘埃微细,露珠骤然,也好,也罢,如此喜忧无着。

午后太阳照过书房,橘色之光,温和如一杯红茶。一件古老的玉雕充满光亮,空气里浮动的尘埃如烟似雾,端详一番,果真和光同尘。看看玉,内心安然了,亦如窗外的风和树,风是风,树是树,风来就来,风走就走。人求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人却常以物喜,更以己悲,甚至没来由地伤春悲秋。一块玉,它才是真正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任凭爱之骂之好之恶之存之毁之,依旧不改玉性。有古诗说得决绝:松色不青秋,玉性不可柔。

见过不少高古玉器,人沁不苛,有的坑坑洼洼,有的头面全非,但它依旧是玉。时间如水,抽刀断水水更流,年轻的容颜总要一天一天老去,再完美的花容月貌不为任何人久留一刻。那些欢笑,那些痛苦,酸甜苦辣,到头来都成了梦,成为历史与记忆。如今渐渐明白了这些道理,人也开始坑坑洼洼,面目全非了。自知才质单薄,器格浅陋,却希望可以磨出金玉秉性啊。

朝阳花开

(组诗)

吴东升

在尚优农场看花

花开五月,绚烂了无数人的眼眸
花开在很远的地方,也开在近旁
花在眼前晃动,很多人在眼前晃动
尚优农场,一个可爱的地方

我跟着一个人的目光穿过岁月的长廊
看薰衣草、芍药花、油菜花迎风绽放
花开在田野里
花开在山坡上
善睐的眼神随花香鸟语任意徜徉

多少年的梦幻
轻打一季罗裳
歌舞翩翩,在花开花落间飞扬
漫步抑或奔跑
褪去流年的青涩
任时光匆匆,编织馥郁的人间芬芳

在清风岭写生

清风岭,一片神奇的土地
这是一片干净的地方
一些写生者
拿起笔,铺开纸
画出一层山水之间的神韵
慈祥的笑容开心的笑意
轻快的歌声盈满天地

举起手,风带起暖意
仿佛青春又一次显露勃勃生机
以巍峨的山峰和片片房舍为背景
抒发心中的永恒情谊

眼神与眼神相遇
这一刻似乎停止呼吸
致意,离别
一样都有诗情画意

在凤鸣朝阳景区

晨光已然点亮蓝天
站在高处,看凌河水涓涓流淌思念
林荫路两侧,树木苍翠欲滴
很多芍药璀璨着耀眼的光辉

好似行走在江南水乡
河边白墙青瓦的院落,清秀俊丽
在绿树掩映下光彩脱俗

枫树、银杏树、红叶李、海棠
和我一起排队。沿着小路
河边有几个人在垂钓思诸

目光穿过片片绿意,远处是
山脉、河水、花海和雾气
太阳升起,身边响起欢歌笑语

寻古武侯祠

江炯昊

我经常一个人出去旅行,我喜欢自然风景,但得益于一点儿专业的背景,我会更加关注人文景观,常常游览时我会尝试链接一个地方的过去和现在,我想可以称之为寻古旅行,这样会激活我对历史、对景观更为立体的理解。

在我的寻古历程中,我希望走走前人走过的路,看看一路上能遇见什么样的遗存,又能勾勒出怎样的历史故事。近来,我走访了几处和三国历史密切相关的遗迹。

三国文化古迹,有好几处都在陕西省汉中市,武侯祠就是其中之一。逢人先问定军山。“定军山具体在哪儿呢?就在汉中市以西的勉县境内,位于汉中盆地的南部,属于大巴山的一个余脉,是驰名中外的三国古战场所在地。蜀国老将黄忠于此大战夏侯渊;诸葛亮数次北伐曹魏,在此“教兵演武,推演八阵图”;丞相葬此地后,后主刘禅又下诏“近墓立庙”,于山下建起了武侯祠。

1905年,还是在清朝时期,国人就拍出了第一部电影,那就是在北京前门大观楼上映的京剧片《定军山》,既是电影又是京剧,这是真正的中国国粹。《定军山》讲的是汉中发生的三国故事,就是汉中之战中一场非常经典的战役。定军山不高,它的海拔只有800多米,在秦岭和大巴山的面前,显得很不起眼。

我初到勉县的时候,确实很难一下子体会到定军山的重要性。但当年诸葛亮北伐曹魏,就是以汉中为根据地,当年他屯兵和操练军队的地方确实就是定军山。如今定军山下最有名的古迹武侯墓,是诸葛亮的长眠之地。公元234年,诸葛亮在北伐途中不幸病逝,他去世的

地点是今天属于陕西省岐山县境内的五丈原,武侯生前留下遗愿说要葬在汉中定军山。武侯墓在定军山北麓,汉水的南岸。墓区四面环山,景色清幽,里面有很多的古柏。建筑是一座三院相连的大庙,里面有林立的碑石,氛围庄严肃穆。

勉县的武侯祠和武侯墓隔河相望。这是蜀汉后主刘禅在诸葛亮死后29年下诏修建的,它是全国最早,也是唯一由当时的皇帝下诏修建的武侯祠,有“天下第一武侯祠”之称。祠庙最早就建在定军山上,后来为了方便祭拜,明代时迁到了勉县老城,就是现在武侯祠所在的位置。这座武侯祠虽然没有成都的规模大,但保存得很完整。

我国其他不少地方也有武侯祠,基本都跟诸葛亮的历史活动和影响相关。湖北襄阳的古隆中,诸葛亮年轻的时候就在这里,“三顾茅庐”的故事发生在这里。河南南阳,是诸葛亮躬耕过的地方,那儿也有武侯祠,唐代刘禹锡的《陋室铭》中有“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这一说法,他讲的“南阳诸葛庐”就是指武侯祠。除此以外,在云南、甘肃和陕西的五丈原等地,都建有武侯祠。

四川成都的武侯祠是所有武侯祠中规模最大、最负盛名的一座,它是在西晋末年才建的,相比勉县的武侯祠来说,晚了大约有半个世纪。如今,成都武侯祠是中国现存唯一君臣合祀祠庙,是影响较大的三国遗迹博物馆。

成都的武侯祠内鸟鸣依然,翠柏依然,时间却已悄然过去千年。走进武侯祠,眼前细雨蒙蒙,林木苍翠。“他年锦里经祠庙,梁父吟成恨有余”,李商隐的诗句很有味道。诗中之情遇上眼前之景,

时移事易的苍凉感让人动容。

历史上成都曾有7个武侯祠。最早的武侯祠,在古代少城内。成都始有武侯祠是在诸葛亮死后70年。据宋人祝穆《方輿胜览》载:“孔明初亡,百姓遇节朔,各私祭于道上……李雄称王,始为庙于少城,桓温伐蜀,夷少城,犹存孔明庙。”李雄于西晋永安元年(304年)称王,少城为秦时张仪筑,其范围约在今长顺街至东城根街,红光路与桂花巷之间。第二座武侯祠,并列于刘备墓旁。今天成都的武侯祠,实为君臣合庙。在唐宋时,是成都的一大名胜,前来拜谒的文人雅士络绎不绝,杜甫来此路访时写下著名的《蜀相》,留下“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千古名句。唐、宋、元三代,祠宇屡经修葺,明初祠宇被废除,诸葛亮像移入刘备庙内。明末,“君臣一体”的刘备庙毁于兵燹战火。清代康熙十一年(1672年),因其旧址重建,形成今天合祀君臣的武侯祠。

第三座武侯祠,是武侯故宅旁的祠堂。诸葛亮在成都居家21年,有故宅留世,后人因其宅曾建祠。《太平寰宇记》卷七十二载:“武侯宅在府西北二里,今为乘烟观,有祠在观内。”据唐宋人的记载,武侯故宅,读书台、乘烟观,都在“章城”路西。章城门,是古代成都少城西北方向的一座城门,因此,故宅处的武侯祠在今城区的西北方。

在成都还有几座武侯祠,在草堂寺旁有一座武侯祠,为明代中叶所建。此外,诸葛井边的祠堂、九里堤上的诸葛庙、城北的丞相祠,也是文献记载中武侯祠的所在。

在成都街头,三国遗存俯拾皆是,种种被文字记载的故事都在我的寻古之旅中鲜活起来。

